

中国文学名家精品选

李清照 诗词选

陈祖美
选注

山东大学出版社

序

王运熙

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讲唱文学等等，各体皆备。其中尤以诗歌成果更见辉煌，源远流长，大家迭出，真不愧有诗国之称。

中国诗歌具有光辉的历史。在先秦时代，先是以四言句为主的诗体流行，后经人们选录三百余篇，编集成《诗经》。稍后则是句式长短参差的楚辞体（亦称骚体）产生，被后人编集成《楚辞》。《诗经》、《楚辞》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以其丰富的营养，哺育着后世千千万万的文人。到汉魏两晋南北朝时代，五言诗逐步发展昌盛，七言诗也逐步成长，五、七言古体诗成为诗歌的主要样式。在此时期内，作诗成为一种风气，名家辈出，灿烂多姿。之后是隋唐五代。国势强大的唐帝国，经济、文化发达，为诗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唐代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苑涌现出不少名家巨匠。诗体方面，除五、七言古体诗外，还形成五、七言近体诗。

从此，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这六种诗歌基本样式，长期为人们所遵用，直到现代。宋承唐代，文化、文学继续发达。在唐诗的高峰后面，宋诗往往写得机智而富有理趣，别开生面，与唐诗争胜。同时，在唐五代形成的词（定型的长短句），至宋代繁荣昌盛，形成了诗、词两体双峰对峙、各擅胜场的局面。在《诗经》、《楚辞》之后，人们一提到中国古代诗歌，总是首先想到唐诗、宋词，它们标志着中国中古时期诗歌的辉煌成就。以后在元、明、清时代，五、七言诗和词继续发展，也产生了许多名家、佳作，但总的说来，诗人们以学习、宗法唐、宋为主，创造性比唐、宋较为逊色。此时期还出现了新型长短句散曲，也有名家佳作，惜表现的广度、深度比不上词。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转移到了戏曲、小说方面。

这套《中国文学名家精品系列》（诗歌卷），选择历代成就最为卓越的少数诗家、词家，编选其部分名篇佳作，供广大读者学习欣赏。于先秦取屈原，于汉魏两晋南北朝取陶渊明，于唐取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于宋取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这十位大家，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确不愧为诗苑中光彩最为夺目的英华。他（她）们的诗歌内容广阔深厚：热爱国家民

族，甚至愿意为之赴汤蹈火；关怀人民痛苦，希望社会安定；憎恨黑暗腐朽势力，予以揭露和鞭鞑；描绘山川草木，展示祖国和乡土的辽阔美丽；歌咏爱情和亲朋情谊，流露真挚深厚的胸怀，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培养热爱祖国人民、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认识古代社会的诸般情状，认识大诗人的高尚品格，从而陶冶自己的情操，都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从表现形式看，十位大诗人都是第一流的艺术巨匠。他们构思深邃，才华横溢，语言精炼生动，技巧变化多端，风格或奔放流畅，或深沉顿挫，或平淡隽永，或缠绵曲折，多姿多彩，无不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使我们获得丰富的美感享受和从事创作活动的启发和借鉴。

弘扬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是为了促进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为创作新时代的文学提供营养和借鉴。希望这套丛书在这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1998年10月

前 言

这是我的第六本书。它虽然不是什么宏篇巨制，却是我相当钟爱的一本书。之所以钟爱它，因为它体现了对一个最令人喜爱的女文学家——李清照研究的一种新颖而切实的思路。这种思路，在我其他有关编著中尽管早已有所体现，但那大都是比较分散而初步的尝试，而这一次几乎将李清照现存的全部诗词，用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加以解读和注释。此书的特点还不单是思路新颖，与这一思路相辅相成的，还发现和运用了一些切实可信的资料。书的一条条注释虽繁简不一，深浅有别，但它们都很像是一炷炷正在燃烧的心香。不言而喻的是这种心香所象征的是用心血来对这位可慕又可叹的女才子及其现存作品所作的贴心解读。或许人的诚心有感天地之效，我仿佛觉得从冥冥中，获得了一把打开清照心扉的钥匙。然而在获得这把钥匙之前，可以说是从一些极不起眼儿，但却极为费功费力的问题上起步的。

我不是版本学者，但李清照作品各种版本的差异，是我最初发现的一条重要线索。比如她六十三岁时成书的曾慥

《乐府雅词》，其下卷收清照词二十三首，它虽然不是《漱玉词》的足本，但却是最早的好版本，其所收《醉花阴》的名句作“人似黄花瘦”，这与古今他本多作“人比黄花瘦”，虽一字之异，但却有真伪深浅之别。再如《声声慢》的“晓来风急”句，尽管《词综》及其前后的约十几种版本均作“晓来风急”，但今人的选本，除俞平伯和唐圭璋外，几无例外地作“晚来风急”。对异文取舍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择善而从，这就需要对各种版本加以比较。在这一过程中，我看到了一本《艺蘅馆词选》，其所收《声声慢》此句不仅作“晓来风急”，梁启超在此书天头上还作了这样的批语：“这首词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那种茕独栖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这段话，对词旨阐释得深入浅出且不说，它还极有说服力地解决了“晓”、“晚”二异文的取舍问题。既是“从早到晚”，自然是“晓来风急”。不仅对“晓来风急”这一句，本书对其他异文的取舍，或阙文的补苴，同样是极为审慎，择善而 from 的。

然而，在此书的注释过程中，最令人感到棘手的还不是异文和阙文问题，而是作品的真伪问题，尤其是《漱玉词》，在现存七十余首署有李清照，或李易安、易安夫人等名字的词作中，约有三分之一是真伪莫定之篇，而本书所注释的四十七首词中，即有相当比例的篇目是经过多方甄别才选定的。说时易，那时难，比如对《点绛唇》（蹴罢秋千）这首小词真伪的定夺，就着实花费了一番心力。

或许有人认为对李清照现存很有限的诗词加以注释，是轻而易举的，而事实恰恰相反，清照作品不多，问题却不少，除了异文、阙文、真伪等问题，对其大部分词作的所缘

之事、写作时空及作者心态的理解，多有南辕北辙之误，甚至出现了其知名度越高的作品，被误解和曲解的程度越严重的怪圈。针对这些问题，我曾想用对作品进行编年的方法加以解决。作品编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正确无误的编年则是建立在卷帙完整而又有大量可信资料基础之上的，而今千难万难，主要还是难在清照作品散佚严重和资料匮乏上。没有资料想要编年，岂非缘木求鱼？于是便改变了“工序”，一方面多方搜寻与清照身世遭遇有关的资料，另一方面过细地分析其心态衍变过程。在前人和他人成果的基础上，尽力填充空白、补苴罅漏、厘订舛误，将分散零乱的资料加以集中和梳理，从而审慎地为清照填写一张明细切实的履历表和试图为她作一张能够反映其“心病”的“心电图”。

二

李清照（1084～约1155），自号易安居士，亦署作易安室。“易安”系取义于陶潜“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她之所以在二十四五岁时始用此号，当受到晚号归来子晁补之的影响。关于清照的籍贯，确切的写法应是：宋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她作为别称绣江的章丘明水人的根据，除万历《章丘县志》称其父李格非和她为章城人及《廉先生序》石碑落款为“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以外，尚有一个未被提到的旁证是：《绣水诗抄》。这是一本地域性的诗集，清照的现存绝大部分诗作均为其所载录，外乡人的作品是无此机缘的。绣水即绣江，在徒骇河下游的黄河入海口一带，正是清照原籍明水所在方

位。这里古代称为东郡一都会并与历下争执牛耳。可见清照不是历下人而是明水人。明水的人文景观和湖山胜概，给少年时代的清照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种对故乡的美好记忆，便是她创作的最初素材。

李清照十六岁前后，由原籍来到汴京。在她待字期间，便写出了轰动京师的“绿肥红瘦”《如梦令》词和“奇气横溢”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等。这些佳作像是一个精心绣制的彩球，一下抛到了温文尔雅的太学生赵明诚身上，使他为她大作相思梦。所幸好梦得圆，清照十八岁时，与二十一岁的明诚结为伉俪。婚后他俩志趣相投，生活和美无比。此时清照填词时，多以好花皎月自比，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悠然自得之意。

岂料好景不常，清照出嫁第二年其父被诬为元祐奸党，不得在京任职，由礼部员外郎降为京东提刑，崇宁元年九月以后不久被罢归原籍，而其翁舅赵挺之却相继升陟为尚书左右丞。清照上诗翁舅营救其父而不得。时过一年更大的灾难便直接降临到只有二十岁的清照头上。崇宁二年九月壬午诏：“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及有服亲为婚姻”；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此二苛诏本身，再加上赵挺之等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深文周纳，偌大的汴京已经没有了清照的立锥之地，她亦不得不返回原籍。《漱玉词》中那些字面上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即产生于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只为小别而作，岂有父亲蒙此大难，女儿却为其夫妻小别而哭诉不已之情理！当然也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婚之

初，赵是汴京的太学生，不久他便凭借荫封的特权作了鸿胪少卿，亦无须外出游宦。被迫离京的是清照，她“函致明诚”的《醉花阴》等词，当是在其原籍所作的隐含着受株连之苦的沉痛篇章。

党争时松时紧，清照亦随之时居明水，时回汴京，此时她仿佛是在变幻无常的政争中打秋千。她于崇宁三四年间所写的《行香子》等词，就是这种心境的艺术外化。崇宁五年诏毁《元祐党人碑》，其父被解脱，她也得以回京。是时其所作《晓梦》诗中之所以厌弃喧哗向往仙境，当因其在离京期间，丈夫或有蓄妾或有章台冶游之举，否则其《满庭芳》、《多丽》等词中，为何使用含有“婕妤之悲”的典故呢？

苏轼官钱塘时，家有数妾，在其被贬惠州时，数妾均散去，只有朝云相随。可叹又可喜的是，在赵明诚身边恐无朝云似的“义妾”可言，其妾当如白居易所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在赵家遭罹变故时，明诚之妾或如樊素之离乐天而去，唯有发妻清照与其共患难，陪伴他“屏居乡里十年”。在这十年中，清照一不再受党争株连，二亦没有婕妤之叹，有的是归来堂中猜书斗茶，花前月下夫妇相从赋诗，共治金石之学，又撰《词论》之文，因祸得福，此时两人感情之甜蜜似不亚于蜜月初度之时，在此种心态下，悲苦之作缘何之有？

至此已可断言，从十九岁开始，清照就有着酸甜苦辣五味俱全的人生体验。所以历来笼统地谓其前期生活美满、婚姻幸福之说已难成立。对此上引壬午诏等重要史料的发现和运用足资证明，而难以证明的是明诚屏居结束的公元1117至1121年守莱之前的三年时间空白。按照笔者的思路，这期间明诚尝有离青外任三年。赴任时他不肯携清照同去，她

遂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词倾诉苦衷。但因此次出仕去往哪里、担任何职迄无所知，故有释者便谓上述《凤》词写于明诚赴莱州任时，但这却与“屏居乡里十年”之说相抵牾。我之所以推想赵明诚在守莱之前，有独往“桃花源”三载的经历，一则因李称赵为武陵人；二则正因赵有天台、崔护之想，才导致“赵君无嗣”之憾和清照以“晓来风急”喻其被疏无嗣之苦。所以这当中应该有一段“时间差”。当然赵前脚赴莱州任，李后脚紧跟也说得通。那样《声声慢》等词就不是写于青州，而是写于其《感怀》诗稍后的她在莱州所独居的冷宫之中。那么这类诗词除了诉其被疏无嗣之苦外，还很像是作者为自己写的“长门赋”。此后不久直至淄州任上，赵明诚还真有克尽职守、专注金石的回心转意之举。

但是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宋代，连与其三任妻子感情都甚好的苏轼尚且家有数妾，赵明诚又岂能免俗！这就使清照难免于婕妤之苦。比如其《词论》曾对欧阳修词有所不满，而在其《临江仙》词序中又说她“酷爱”欧句，对此不应视为前后齟齬不合，而是清照别有苦衷地借醉翁之杯浇其块垒，从而婉讽赵明诚于建康知府任上的行同欧词所指的章台游冶之人。比如词中所说“感月吟风多少事，如今老去无成”。“感月”云云当指清照与丈夫花前月下相从赋诗等标志着其夫妻情深的诸多往事，而对“无成”，却不能理解为清照在感叹事业无成，因彼时的女子，谈不上事业有成无成的问题，而是清照自叹年华已去，丈夫寻花问柳，自己再无老蚌生珠之望，故谓“无成”。所以我认为这首《临江仙》中，所暗含的作者苦衷，是有甚于“婕妤之叹”的“庄姜之悲”。

接下去清照生平中的大事几乎是人所共知的如：丈夫亡故、“玉壶颁金”之诬、再嫁匪人、离异、系狱、文物沦丧、飘流避难、缴进违禁之书《哲宗皇帝实录》、《金石录》表进于朝……此时她的思想心态已升华为罄不恤纬，唯国是爱的境界。其晚年所作无论诗词文赋，题旨多为家国之思。此时她不再戚戚于个人悲苦之中，而宁为收复故土旧家抛洒一掬血泪！此种心态一直延续到她七十三岁左右离开人世，结束了她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为止。

三

以往对清照的亲人和社交关系的记载，有所遗漏或不实之处。比如格非之妻，《宋史·李格非传》说她是王拱辰孙女，而《鸡肋编》卷中则说她是岐国公王珪之父王准的孙女，却未提她是谁的女儿。《文史》第三十七辑所载沈彩英、顾吉辰《李清照近亲考》一文，据李清臣所撰《王珪神道碑》云“……女，长适郢州教授李格非，早卒”。那么清照之母不仅是王准的孙女，她还是宋神宗元丰宰相之一王珪的长女。王珪是元丰八年五月谢世，其神道碑约撰于九、十月间，前此清照母当已去世。元丰八年清照一周岁，王氏如系清照生母，其卒最早是元丰七年清照出生之时。如清照与其弟远并非孪生，那么王氏当卒于元丰八年王珪神道碑撰写之前。以往论者多云清照的文才是受其善文之母的影响。现在看来王氏即使对清照有所影响，那也主要是遗传基因的关系。至于李远，即使不是清照继母所生，那么他一出生其母王氏便亡故。所幸李格非没有把这一双没娘的姐弟当成“一

棵草”，而是把他们作为“一块宝”抚育成人的。清照的成就已不言而喻，其弟适能够膺任主管编辑皇帝诏书的敕局删定官，亦非等闲之人。况且在明诚亡故后，清照患病欲至膏肓，牛蚁不分，弱弟为其尝药，与其相依为命。清照自小丧母，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它又一次证明，清照并非如人们设想的那样，其前期生活如何幸福美满云云，原来她自幼便生活在甘苦参半的况味之中。

王珪既是清照的外祖父，那么她势必还是秦桧之妻的姑表姊妹。据记载秦妻比秦还歹毒，促使秦最后杀害岳飞的竟是她！《宋史》作者谓格非妻（实为继室）系王拱辰之孙女，或许是为清照避开秦桧夫妇这门恶亲。然而这至少是多余的，亲属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秦桧夫妇再怎么死有余辜，也玷污不了清照的大名，相反，其近污泥而不染的品格，岂不弥足可贵！

上引壬午诏等史料的发现和对清照词所用某些典故暗含隐秘的破译，我们有理由认为清照的爱情生活，与其政治命运相类似，也是忧喜交加甘苦参半。这应归咎于谁呢？归咎于赵明诚？是的，他有难辞其咎的一面。但祸根不是他而是北宋末年的新旧党争，是政治株连！况且在清照受株连最严重之日、赵家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他没有寄一纸休书给她，说明他不是那种势利小人。岂止不是小人，平心而论，赵明诚应是那个时代才德兼备的楨干之材。

对于赵明诚的学识一向无人低估，而对于他诗词创作才能，或受“自愧弗逮”（《琅嬛记》卷中引《外传》）和“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清波杂志》卷八）等记载的影响，多以为明诚无甚创作才能。其实这是过去因受资料限制

而导致的对他的误解。其在建康日，不仅清照每每邀其赓和，他与韩驹亦多所酬唱（详见本书《醉花阴》注①）。对此清照比别人更了解他，关于他的诗作她至少提到过三次：一次是上引“感月吟风多少事”，可见其夫妇多有唱和之事；二是《金石录后序》所云“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三是其《偶成》诗的“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由此可见，李赵在学识才华方面应是旗鼓相当，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基于此，他们的婚姻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一面，才使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不看到这一面，如果放大了赵李感情生活的阴影，又很可能从另一角度导致对清照及其作品的误解。再说正因赵李是“夫妇擅朋友之胜”遐迩闻名的好夫妻，明诚的姑表弟兄、德高望重的綦密礼才能在清照危难之中援手于她。

四

笔者在为《漱玉词》编年时，虽因一度受挫而改变工序，但始终没有放弃这种尝试。比如一上来就逐首编年的做法行不通，就改为先大致分为前中后三期，并把这种新的分期法称之为“改二期说为三期说”。记得这个三分法于80年代末一出台，就受到不少同行的由衷鼓励，从而更加坚定了将此事进行到底的决心，特别是在为《渔家傲》（天接云涛）作出合理的编年以后，就像一举攻下了固若金汤的碉堡，其他一些难度很大的编年问题亦有所突破。虽然迄今仍有少数几首词难以编年，或即使编了年，也有一定的牵强之处，但绝大部分词作（其诗原先大都有可信的编年，新编的几首也

较容易取得共识)的编年(至少是分期)是合理的,有些可以说是相当可信的,最起码的也都做到了自圆其说。这从注释中可以得到证实。

话说回来,凡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操作,光有自信还不行,最好能在易安作品中找到一种“内证”。未料好梦一朝成真,此次在对现存《漱玉词》逐首解读时,《清平乐》(年年雪里)一首突然给了我一种灵感,原来清照早已将其心态衍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汴京初嫁时,那时她常以梅花为头饰而陶醉于美满的爱情之中;二是在建康,“揆尽梅花无好意”云云即指其所作《诉衷情》词时的心态,其时她因不得于明诚而常常清泪满衣(详见本书《诉衷情》注①);三是明诚亡故,南宋岌岌可危,自己两鬓生华且漂泊“天涯”,所以很难再见到往日之梅。假如只是我自己这样理解,或许不足为凭。请看蒋捷,他不仅也这样理解,其所作《虞美人·听雨》,简直是清照《清平乐》一词模式的翻版(详见本书《清平乐》注①)。有了这一“内证”,关于李清照及其现存作品的分期和编年,或可取得更多同行的共识。对于每一首词的编年或分期,可分别见于本书该词注①,这里只将新的分期移录于下,以便参考:

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亦即从清照出生之年,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屏居青州之年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亦可称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清照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

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清照四十

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前后的谢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三期说”虽然弥补了“二期说”的诸多不足，但也从中派生出某种新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对此拙著《李清照评传》作了详细说明。为免重复，此二书各有侧重，所以作为“前言”的一些通例性的内容大都从略，以上所说多为本人一得之见，敬奉同好，洵为早得教益。

陈祖美于1998年10月

写于北京志新小寓

目 录

前言..... (1)

词

✓如梦令 (尝记溪亭日暮) (1)
双调忆王孙 (湖上风来波浩渺) (3)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 (5)
浣溪沙 (小院闲窗春色深) (7)
浣溪沙 (淡荡春光寒食天) (8)
浣溪沙 (髻子伤春慵更梳) (10)
浣溪沙 (莫许杯深琥珀浓) (12)
点绛唇 (蹴罢秋千) (14)
渔家傲 (雪里已知春信至) (17)
庆清朝 (禁幄低张) (19)
鹧鸪天 (暗淡轻黄体性柔) (21)
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23)
瑞鹧鸪 (风韵雍容未甚都) (25)
✓一剪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 (27)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29)

玉楼春 (红酥肯放琼苞碎)	·····	(31)
行香子 (草际鸣蛩)	·····	(33)
小重山 (春到长门草青)	·····	(35)
满庭芳 (小阁藏春)	·····	(37)
多丽 (小楼寒)	·····	(39)
新荷叶 (薄露初零)	·····	(42)
√ 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	·····	(44)
念奴娇 (萧条庭院)	·····	(46)
点绛唇 (寂寞深闺)	·····	(48)
√ 声声慢 (寻寻觅觅)	·····	(50)
蝶恋花 (暖雨晴风初破冻)	·····	(54)
蝶恋花 (泪湿罗衣脂粉满)	·····	(56)
蝶恋花 (永夜恹恹欢意少)	·····	(58)
临江仙 (云窗雾阁常扃)	·····	(60)
临江仙 (云窗雾阁春迟)	·····	(63)
诉衷情 (夜来沉醉卸妆迟)	·····	(65)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	(68)
菩萨蛮 (归鸿声断残云碧)	·····	(70)
鹧鸪天 (寒日萧萧上琐窗)	·····	(72)
南歌子 (天上星河转)	·····	(74)
忆秦娥 (临高阁)	·····	(76)
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	·····	(78)
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	·····	(81)
摊破浣溪沙 (病起萧萧两鬓华)	·····	(83)
摊破浣溪沙 (揉破黄金万点轻)	·····	(87)
武陵春 (风住尘香花已尽)	·····	(91)